頤學編

願學編序

予自幼習韓文杜詩然莫究其矩度及長工古文辭工雅調然莫測其淵奧既侍吾師虎谷公而知學求諸已隨吾友涇野子而知學求諸心更從遊陪柏齋何子甘泉湛子而知學必務實勝日省察焉或謂若有得也而實未有得也謫入蜀而友東嚴徐子中川陳子相與砥礪而求著已及侍吾師東川公整菴公而知學政一也爲政爲學也隨游吳而友莊渠魏子矯亭方子

相與尋例而求近要吾友谿田子亦云學道斯學王也而予願學之心彌篤彌勤然岐於文字致於政事雖日孜孜且未見其進也是故於予言動莊栗予觀之獨主於予詩文栖谿子甘泉子涇野子皆老成切願予鄒家雖未敢放失然未能以預予猶子為的以薛子為趨而學至瀧然處以復吾師友今檢之口耳爾矣支委爾矣於身心固無得也然願學之心猶夫疇昔焉歸田之暇課耕之餘日尋月繹偶有所得乃劄記

之而有是編恨未請正於何魏湛馬呂陳諸君子也存之家塾更加體認庶或續有得與然予亦既耄矣

嘉靖甲寅重九日烏鼠山七十五翁胡纘宗世甫序

虎谷和順王公東川重慶劉公整菴泰和羅公栢齋河內何公甘泉增城湛公莊渠崑山魏公谿田三原馬公矯亭崑山方公涇野高陵呂公東巖嘉定徐公中川遂寧陳公晚學

生胡礿仲一識

夫學學爲人也學爲人學爲聖爲賢也學爲聖爲賢學也何以及乎文夫文明道也學也道明而德立矣學之始也何以及乎政夫政行道也學也道行而其德成矣學之終也是之謂學也

纘宗識

顧學編序

顧學編者可泉先生修道之言也高自登歲薦先生之名於史局蘭臺而不得炙先生之敎景仰耿切欲負笈而未能也癸丑夏得承乏秦尹之又明日走謁先生接先生之談服先生之訓則見其非道義之言不言非聖賢之行不行茅塞因廼一旦豁然如寐斯覺如晦斯霽向之聞而知者今皆見而知矣蓋不徒文章政事之鳴於時也甲寅春先生出是編以示高曰某生平

之所願學者近有所得暇中乃劄記之不踰歲
遂成簡袠予莊誦之久始得涯涘要之天地之
覆載陰陽之闔闢帝王之授受聖賢之作述性
命之賦予文章之彝补政事之純駁古今之代
謝凡先賢之所未發者殆闡明之無餘蘊而於
禪學之虛玄俗學之乖繆序之尤力學者能由
是而資繹焉則物以之格知以之致意誠心正
身修而德明於諸齊治平之道得有所考以尋
向矣敦古禮復古學闢異端折異議而宗周孔

師程朱於諸家參天地贊化育之理得有所據以歸宿矣先生之學於是爲正於斯爲大其究天人於一心通古今於一貫矣乎是有得於其師虎谷先生於其友谿田先生涇野先生尔也予請梓以傳先生不可予以是編乃薛敬軒之正脉也先生何秘學者何正焉於是序之而捐俸以壽諸梓

嘉靖乙卯冬十月望後學梁高序

諸生子補諸子裨校讎仲氏世用願學近取
二編予覽之益縣尹　卿中丞祖父之所授
學論　封省郎　卿中丞及縣尹二叔父之
所受而予兄弟願學而未能者尒諸子任之
初學子被諸生襟褋祛十有八人其世守之
以爲世業父祖家學其罔墜哉
九日鄉飲治賓八十八翁胡釋宗齊氏識

願學編卷之一

烏鼠山人胡纘宗學
錦屏山人梁 高 校勘

人之性善其有不善物欲梏之也非人之本然也苟復之鮮有不粹然善者水之性潔其有不潔清濁混之也非水之本然也苟澄之鮮有不湛然潔者

觀孩提之童之愛其父母兄弟則知仁矣

心一也出於天則爲道心引於人則爲人心心容

有二哉

觀日星之循其度山川之麗其形草木之遂其生鳥獸之若其性可以識造化之至妙至妙矣

天授之之謂命人賦之之謂性具於心之謂理修於身之謂道得於已之謂德立於世之謂行作於我之謂教

雲之行也無遠不至也水之流也無微不入也其天之動乎海之涵也無流不納也山之藏也無物不殖也其地之靜乎

大學之道其始也明明德也其體乎其功乎其終也平天下也其用乎其效乎

存養省察所以修道也君子修道以身教也中和其功也位育其效也

君子以人治人之人與道不遠人之人同

羲皇之易在畫文王之易在彖周公之易在爻孔子之易在翼其理一也

知畫則知羲皇矣知彖則知文王矣知爻則知周公矣知翼則知孔子矣

聖如堯如舜吾師也師之如何曰中曰精曰一而已矣如文王如孔子吾師也師之如何曰純曰不已曰時曰大成而已矣

喜怒哀樂未發而皆當理道心也公也故微發而不皆中節人心也私也故危

羲畫之教畫也卦也爻也圖也知畫則知奇偶矣知卦則知陰陽矣知爻則知萬事萬理矣知圖則知易矣

詩前有易天也地也人也刪後無詩風也雅也頌

原缺

可以言學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言政

天以是賦人聖與賢與愚理也性也天以是形人聖與賢與愚有清濁有厚薄焉氣質也整菴先生以理一分殊明之發前賢所未發矣

南方之人之性多柔然有剛者其剛也或直或隘北方之人之性多剛然有柔者其柔也或慈或無斷

丹朱不肖不肖堯尔肖堯者舜也故以天下禪舜商均不肖不肖舜尔肖舜者禹也故以天下禪禹

啓賢雖不能企禹然賢可嗣禹天下且歸之豈愈於朱商故不以天下禪耳陶益非舜爲天下也禹爲後世也嗟乎世安得人皆如舜如禹邪後世不皆如朱如商者固不能繼而興如舜如禹者謂皆受禪則有天下若湯武則皆受代而有天下者也質柔寡有也

升學到至處怒鮮不遷過鮮不貳也故獨稱顏子

天曰昭昭地曰撮土山曰一石水曰一勺蓋舉其小處然尒天曰覆萬物地曰載萬物山曰寶藏興水曰貨財殖蓋舉其大處然尒夫天至質也地至

大也山至厚也水至深也故曰至誠無息
先天圖體也而用在其中矣後天圖用也而體在
其中矣
太極圖易之精也不研之何以格物先天圖易之
蘊也不發之何以致知
圖乎中行者也超然矣然行或有所不指也路也
能為乎其圖也有也能為乎其形也筆也能為學
其諸循然皆行能指乎其言也夫析斷猶然已
是大道矣是孔門之教也

誰謂陰不能生陽也今夫酒米麯之糟糵之水沃之不數日醅勃勃然熱而釀矣今夫蒸麥麪之穢積之水沃之不數日蒸欣欣然昂而動矣誰謂陰不能生陽邪

伏羲卦爻黃帝律呂皆自然而然也蓋本之天也天行健於日於穆不已也其至化乎日行健於月至誠無息也其王政乎

擬衍大學格物致知誠意章句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

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脩身明明德也齊治新民也脩身者脩身其本也自脩身格致誠正與之矣身之脩德之明也齊家國天下之人之德亦當明也本之而道中也本末之分學者[illegible]別格致之易見者也本所當先學者當知大人所知也知此斯知脩身矣知脩身知本也知斯本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欲脩身則自誠意始首揭誠意者誠意其要也曰誠意格致果之矣且格致以明明德也則有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其要在慎獨意誠

而後不自欺必自謙也心廣體胖必正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切磋琢磨學問自脩務致也明明德也終不可諠謂盛德至善在明德民止於善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以沒世不忘也

不忘而明德而德明也賢親利樂親民而民親也

沒世不忘止不忘矣內引詩而釋之蓋著其功

效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

明峻德皆自明也

徵諸文王成湯帝堯而其德皆自明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

徵諸成湯之盤新新德文王之作新民膺新命明德以親民也又總結之曰無所不用其極也至善也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引詩而釋之言知所止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於婦人

交止於信

引詩而釋之言得所止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引夫子之言曰使無訟己之明德明也曰大畏民志民之明德亦明也蓋本於脩身也此之謂知本知本知本知脩身之為本也蓋大學下手用功處故反覆以申言之也其詳朱子已章句之矣

惟金生水也故天下之瀆不勝灌溉矣惟水生木

也故天下之工不勝斧斤矣惟木生火也故天下之炎不勝燔燥矣惟火生土也故天下之穀不勝稼穡矣惟土生金也故天下之器不勝鎔範矣然得氣之柔以成水也則凡濕之流皆爲水得氣之剛以成火也則凡燥之熾皆爲火得氣之華以成木也則凡濕之融皆爲木得氣之精以成金也則凡燥之凝皆爲金得氣之厚以成土也則凡濕凡燥之結皆爲土蓋潤水之性也故鹹故黑炎火之性也故苦故赤曲直木之性也故酸故青從革金之性

也故辛故白生土之性也故甘故黃其相生相繼也其相尅相治也然陰陽無不具而性無不善也

可以觀太極矣

畫必三而後能成一卦必奇偶錯而後能成八卦故自一至三皆自然而然也亟必六而後能成下上卦必下上錯而後能成六十四卦故自一至六亦自然而然也然自一至三其有取於參乎參三也一奇一偶三以相錯而八卦列矣自一至六其有取於兩乎兩二也一內一外二以相錯而六十

原缺

四卦生矣

天至大也雖地亦包乎其內而日月繫焉星辰麗焉風雨興焉河嶽奠焉草木殖焉鳥獸若焉然天其主也而生物其心也君至大也雖后亦御乎其內而三公輔焉九卿弼焉百工理焉萬姓輯焉四海殷焉九州謐焉然君其主也而生民其心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自然之文粲然也而理而象而數備焉

是易也程子專主義理朱子專主卜筮然羲文周

孔之書之卦之爻之翼曰爻易曰變易可以學可以見矣

觀先天圖則知顯微無間矣觀太極圖則知體用一源矣

才有意於爲公便是私故曰廓然太公才有意於爲義便是利故曰君子喻於義而公私義利之間間不容髮也

顏子之樂惟德潤身也自尔心廣體胖不以簞瓢而改不以台鼎而移

讀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知孟子道性善之旨矣

視一以禮視之理得矣聽一以禮聽之理得矣言一以禮言之理得矣動一以禮動之理得矣一日不克己乎天下不歸仁乎

程朱子訓格物明且切矣謂格物以窮理物格而理明矣然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物外也理內也即是物以求是理就實處究竟久則豁然爾故窮到至處之謂格與律所謂格鬪之格頗相似易曰

知至至之是也或者疑之曰吾求之內也心學也夫人之內心也心具是理也統之者性也情也皆物也今曰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然物物也意亦物也物與意義不相浹亦何所本而以爲意之用邪設以爲心之用亦可也設以爲身之用亦可也然苟意用於正性邪則性未發猶在內也將何以探其正不正而正之邪意用於正情邪則情既發已在外矣抑何以追其正不正而正之邪且不知正之者物邪意邪倘以

爲情則又求之外矣抑心學邪然既云物爲意之用則物乃在意後矣又云正其不正蓋心知之也則致當在格前矣如曰正意之用也則致知誠意正心皆舉之矣又何爲致之誠之正之邪夫意心之所發也今欲格而正之將正意邪抑正心邪果正物邪又曰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若然則格之矣正矣無庸於誠之正之致之矣又曰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若然則物乃意與心與知之主宰無不聽命於格矣吁

只一物字發出許多議論友翼聖經其論高出其上此皆末學所能窺測也邪豈乎程朱之訓格物謂本之萬物皆備于我也堯舜之智不徧物急先務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然則格物果外邪抑內邪且格者物也外也格之者心也內也
或謂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然彼所謂良知與孟子所謂良知厥旨既別厥用亦異孟子所謂良知不待慮而知也彼所謂良知吾心本然之知也孟子良知字皆虛彼良知字皆實虛然非字異也其義殊

也夫良知知也其所以知理也今以良知為天理則是心所賦所具者理邪知邪理理之自然者也未發之性之中已發之情之和皆是也果知邪抑理邪然動靜者氣也所以動靜者理也亦將以為良知邪夫知知此理也理心之體也知心之用也豈將並之而互為體用邪又謂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謂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則良知天理之在人心一物邪二物邪天後之人人受之天無先邪孰後邪夫知而謂之良

則純然吾將然矣矣何從致之亦致之者將推極之使步其邪苟不致將得不良邪唯乎吾心之天理渾然者也戒慎恐懼以存養之所以擴本然之天也今又察之使明精之使詳者存養邪省察邪苟以為吾心其是知即其是理也是即生知邪果生知也則人人皆聖人矣人何待於學而後知邪又何困於知而必學邪然不可知也曰天性之真明覺自然隨感而通自有條理是以謂之良知亦謂之天理然其體賦之天者也明覺而通感之人

者也所以賦所以感者理也豈亦曰知邪心本虛
靈是以明覺然有時而昏則與天理不相類矣豈
亦曰良知邪有此良知計其覺自然則理不必窮也
性不必盡也德不必明也隨感而通自有條理則
無復學之弗能弗措也無復問之弗知弗措也是
非與人之生知邪雖乎大人一也苟以為良知即
天理則鳶飛魚躍川流山峙者理邪知邪君令臣
共父慈子孝者知邪理邪不可得而知也竊以
為此言天理本自然微妙而在之則知為良知

其為言其言之為窮理行之為德行之為行是之為功其為術理之何假良知以與天理相埒將互為體邪抑決為用邪非愚之所知也

大學當何言即物以窮其理者格物也格物也者窮理也謂即明明德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明若何為明若何為明未至若何為明乃至而後明明德之理悉然也即親民而格之致之若何為未親若何為親若何為親未至若何為親乃至而後親民之理悉然也理斯窮物斯格知斯至意是之謂

大學之功然即事事物物而格之雖涉於泛而窮天下之事之物之理本吾儒分內事也故格物者必自明明德親民始明之至親之至止至善矣是其本體也倘曰事事物物無定理曰理不備於物則日之升月之沉水之流山之峙鳶之飛魚之躍而其所以然者何物邪善乎二泉子曰易曰知至至之此格之說也禮曰物至知之此致之說也聚精會神置吾心於是物之中致一而不及乎他是之謂格物仁雖未能守而知能及之是之爲格物

[illegible]錄帝公
[illegible]賜人

朱子所補格物傳文無問與曾子之旨合否然自始至極自一至萬其理昭然如指諸掌意雖取於程子而義有得於曾子今以即物窮理爲非心學則理不當窮乎物之理不當知乎堯舜之知何不徧物急先務乎夫即物以窮理者謂即明德之物民之物至善之物而窮其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無不到也則其知無不至矣餘可類推耳非心學乎非謂即天下之事之物而即盡　之也噫

窮理學者務內事也易不曰窮理盡性乎詩不曰有物有則乎顏子不曰博文約禮乎子思不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乎孟子不曰萬物皆備於我乎夫理不窮何以明乎理將不待窮而自明乎天地何覆載日月何照臨乎萬事紛至何以應萬物沓來何以接乎理不窮也將明心乎將一聞千悟乎不大亂道乎

周子太極圖所謂無非老釋之所謂無也老釋所謂無虛也謂無生有也周子所謂無實也謂有是

理無是物也即太極也或疑之不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邪

天地以生物爲心也觀萍生蝌蚪沫生蠓蠛腐生螢隰生蘆蘆生魚而其生生無窮也

雪花必六出梅花必五出雪花至春復五出冰花亦六出可以觀天地陰陽自然之數矣

知至至之格物也知終終之致知也

欲敦渾渾噩噩之風則從先進欲弘郁郁之文則從周從先進世也從周時也然上古之風不可得

而見矣得見中古之文斯可矣其文何禮樂教化
粲然而有章也煥然而有理也
此心之知知之良本然之天也孩提之童之知愛敬
其親兄本然之天通理也苟遂以良知爲天理則
陰陽之化生人物之所稟賦者理邪知邪心之所以
成體質之所以成形者理邪知邪既云良知又云
[illegible]其[illegible]知[illegible]不致則知之良未盡既致則知之良
[illegible]也可以言體也良也知也不可
[illegible]也傳之生知理也學知[illegible]困知[illegible]也

蓋謂其知之知乎彼賢智愚不肖知之知與良知
有異乎彼其知與良知異者存於心之知
於事物者良知亦不離事物之中度所謂
人知之知所知我知勢為學之與紀實所謂知
道知德知性知天孰為體用非要非本學所能知
也
道統之傳孔子而後有顏曾子思孟子而止耳
孟子之後有周程張子至朱子而止耳傳曰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愚亦曰熹之死不得其傳焉

一而貫萬物各具一太極也貫而一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孝一也舜聖也閔子賢也申生恭也伯奇順也皆慤慤也

讀今易從今之學者不知古易無以識羲文周孔之神聖其何以窺圖書之微與也哉古易上經下經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是所謂十二篇也以自以[illegible][illegible]分上下傳鄭以大[illegible]自係傳附者

太極理也一也陰陽兩儀也分大分少四象也金木水火土五行也轇轇轕轕萬事也形形色色萬物也皆是理位之育之也闔之闢之也變之合之也生之化之也氣也貫也一本萬殊也聖人之一貫也忠盡之於已也恕行之於人也學者之一貫也

不曰窮理而曰格物者曰窮理則初學之士無所持循曰格物則士之初學有所體認云爾蓋理隱而物顯也子曾子之教學者何其著明深切也邪

何以格字欲訓之為正豈程朱子不知格可訓之以正邪皆曰王假有廟亦可訓格為正邪

蓋夫大人之心之具天理也夫人知之也謂心具是理而人不知也故以良知明之可也夫人皆知之也生知稱聖學知稱賢困知稱愚知雖有淺深而其知一也困而不學愚亦蓋者心之知本良也不必曰良知良知者豈以良知為心之理而與靈府作舍邪抑以良知為心之德而與天理相左否邪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孟亦曰大

人者不失其孩童之良知不明切邪然心所具者理也知理之當擴心之良也謂致之使不失其良可也而必曰致良知蓋亦曰擴天理不明切邪太學曰致知今曰致良知知有二邪豈理一也知亦一也知當致也旣曰良知似無俟於致矣即孩提之童之自能知者也若曰致之使不失其良知蓋亦曰致之使不失其本心不明切邪何必曰良知良知云尔也

火之性剛故就上水之性柔故就下

修道之謂教之修與修身以道之修同存疑省蔡

修道也

皆清也而不皆伯夷皆任也而不皆伊尹皆才也而不皆周公夷之清清也非今之所謂清也尹之任任也非今之所謂任也周之才才也非今之所謂才也清可能也餓不可能也任可能也放不可能也才可能也攝不可能也

太極圖何為作此理昭然而人之知此理也不皆昭然故為是圖以開示之是圖出則太極理也

兩儀四象五行男女萬物氣也皆是理之為之也一披閱間而人皆昭然也然猶有疑無極者既明太極奇不言無極則人又將疑有極矣周子之為是圖也啓迪後學之心何其著明也哉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瞭了發明無餘蘊矣

心一也經曰正心傳曰存心又曰盡心釋氏曰明心亦曰存心又曰滌心大儒者之於心邪則正之舍則存之欲通吾神明而操其體則盡之則此心湛然在內日昭臨然所具之理窮之盡明之

至故萬事沓來一一據理應之無不當當是心也何虛靈邪其在腔子裏不活潑潑地邪衲子之於心逍絕念慮屏除紛擾執持之羈制之不令意馳不使業障則此心孑然在中日寂寂然然止知明心不知明理故弗動弗撓徒尒端居事來莫察事去覺省是心也何空寂邪其在腔子裏不死帖帖地邪夫儒正心也心正矣惟見其亭亭當當也釋明心也心明矣秖見其閃閃爍爍也此儒釋之所以頭殊也

誠者自成也天道也而道自道也天德也
聖人脩是道於大中至正之域而無過無不及是
之訓教
學者力學當慎之於動而主之以靜周子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立極謂動靜不失其時不失其
宜也故令人靜坐後學不察泥於其說遂至屏絕
思慮有似禪定久則未有不空寂者是以易入於
禪而人不悟也使學於幼而有小學根本學於壯
而有大學工夫則定而靜以至於得我之明德隨

明禪何自而生何自而入邪

古之所謂才才也今之所謂才亦才也稷契三代之才也管晏春秋之才也樂毅戰國之才也董賈狄陸韓范漢唐宋之才也然三代而上之才純王之才也三代而下之才有純伯者有雜伯者有體王者王伯之間之才也夫三代而上之才臣與君同而君用之也三代而下之才臣未必與君同而君未必用之也嗟乎同不同世也用不用時也原才矣而閔不容党才矣而天不假年今不如古也

爲之何哉

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蓋出此此亦明矣然知自知行自行也夫所謂好色惡臭者知之苟切行之必篤理也然未及於行也蓋見色而好見臭而惡屬知好若色惡若臭屬行但未近乎色未遣乎臭乃未可云行尓釋誠意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理明知行而曰好惡云者是論其事今云已自好了已自惡了然色與臭在彼好之惡之在此豈徒物色之乎又云知寒必

自已寒了知飢必自己飢了然覺寒與飢知也備寒與飢行也寒未衣猶寒也飢未食猶飢也將謂己自寒己自飢遂爲行乎今有人焉真知夫事親必親容必愉色斯爲孝也然而不在庭遂謂之盡孝乎真知夫事君必披肝必攄膽斯爲忠也然尙[illegible]而遂謂之盡忠乎是得真切知也其本體也問真實行也亦其本體也既云知行合一却云[illegible]非說一箇知說一箇行是不得已補救然知便知行使行古人何不得已何補救乎大抵真知

知也必能行者也實行行也必能知者也知果即行乎知行果一不可分乎一日克己復禮厲行一旦豁然貫通厲知其致一也天下有不歸仁大人之學有不得止也哉

好仁者無以尚之樂天也

不以顏回之學自期者不愛其身者也不以伊尹之志自任者不愛其人者也故學顏子所以學孔子也學伊尹所以學大舜也

學不可與言三代罔也治不可與言三代誣也學

也治也可以三代也而非三代若也書也

纘宗晉訪元山甫子坐定與其求聖賢經傳而論古今是非得失乃及春秋纘宗曰春秋有經而無傳甫子曰然曰伏羲之卦文王周公孔子能傳之孔子之春秋恐非左氏公穀氏之所能傳也然曰游夏在孔門以文學稱而曰不能贊一辭然則春秋豈易言哉曰然曰左氏有實不實公穀氏有精不精胡氏大哉正然亦有斃程氏其幾乎曰然曰三傳之左傳左氏春秋也公羊傳公羊氏春秋也穀

傳穀梁氏春秋也胡傳胡氏春秋也雖程傳亦惡得必為孔子哉曰然曰春秋猶天也程其日月乎胡其雲雨乎左其星辰乎公羊穀梁其河嶽乎然皆不足以盡天也曰然曰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夫天子之事亦大矣顧在於褒與奪乎顧在於以一字為褒與奪乎曰然然則子於傳孰從纘宗良久曰必也程傳乎亦良久言其庶幾哉

文起自堯典詩起自關雎堯典之文有唐之德化

也帝也故云乎哉關雎之詩有周之風化也王也

詩云乎哉

欲己之明德之極其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也欲天下之人之明德之皆極其明親民之止於至善也而皆原於明明德也蓋明明德也必仁如天而後謂之至必明如日而後謂之至親民也必無聲無臭而後謂之至必不識不知而後謂之至其至也即己之德天下之人之德之極致也其本體也故曰止

不知性何以知命不知命何以知道荀氏楊氏皆不識性陸氏亦不識性微程子吾其異端矣釋氏誤以心爲性吾儒惑之從而疑性而不知求之心也名曰學儒幾何而不迯乎儒入乎佛邪求之大學者行吾所學非王不以術非聖不以崇以之爲治非周不以法非孔不以師

觀聽翁所問延平所荅具見究心理道可以存養可以省察先正啓後學此爲切要今之學者末也有師弟子授受至灑然如二先生者

學者當學孔子學孔子也當先學顏子程伯子夫顏子粹程伯子純學者質不能如顏如程也盍學曾子何以學曾子心必篤行必篤學斯篤矣其篤若何曰不欺曰死亥

政不出於王霸而已矣教不本於聖藝而已矣故修政以武城為學道立教以安定為稽古然王要道也聖至德也

大學之學陽明子主誠意言大學之要在誠意也誠意之極止至善也甘泉子主格物言自平天下

而之格物自物格而之天下平大學之始終也格物止至善也涇野子主修身言大學之本在修身也知身爲本所當厚也則心不他用世無剩物日無泥帯而其知至矣愚竊以爲在明明德也蓋格之致之誠之正之修身也明明德也齊之治之平之天下之人之皆明其明德親民也明德無不明民之明德無不明止至善也是大人之學而大學之道也

禪學日盛則理學日微理學日微則斯文日晦正

流日乖不入于老即入于釋晉宋之求可鑒也
謂大學錯亂未無錯簡恐未必然謂二程子朱子本
執數句以合數不與合恐亦未必然但當求之於
理明理而道存矣若終於本而謂求理為求之外
為之離道而求之而謂求心為求之內為合內外焉
不知其說矣孔子不曰史闕文
大學古本在禮記中記多錯誤此未必無錯誤然
得謂為孔氏遺書朱子謂古者教人之法備明
此定以訓後學者學之何如爾周氏曰誦格致

或有簡脫復倫治乎或舊文離次然理苟明不害其並復義苟足不病其離次故讀古本而大人之學入學之道亦未為不暢也然不於古本求脈絡於今本謬意旨却以古今本校支與虛與妄議幾與離而以格物為誠意之功然致知非功乎以止至善為誠意之極然非明明德親民之極乎蓋格物必致知而後可以言誠否則何自慊乎明明德親民必無所不用其極而後可以言止否則天下何以平乎動而有不善不格之至致之明而遂誠

意乎不自欺乎然則格致夫何可緩乎豈在誠之
後乎大學本不必何可也因舊本而求格致之義因
灑然即新本而求格致之理復粲然而補以為支
乎
格物窮理也致知明理也所以格所以致者
心也蓋本之內也夫何支欲格物致知者將以
誠意正心修身也則格物事也致知功也誠意要
也修身本也所以明明德也齊家治國平天下用
也所以親民也愛人之道焉得言禮曰毋不
敬學者所以學也格知誠正修而不敬不貳以二

乎齊治平而不敬不他以遹乎文王不無不敬而安所止乎中庸不篤恭而天下平乎大學雖未明言然敬在心也學者之學也非自外至者也夫旨綴分以為傳猶誦讀者分以為句讀耳學者按其節目以原其綱領應有進步耳今本雖以分然應脈亦自分明固未別為一色及列為二簡也夫何離曰知止而后有定承在止於至善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承知所先後其自天子至於庶人則特提出本以示人故曰此謂知本曰此謂知

之至也承上知止止至善也其義備曰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誠意之義備矣其文完蓋程朱子以格致之義若未有明訓故於大學中尋繹擬有遺錯乃尔改正乃尔分析以教示學者而今乃訾之且以格物爲正物不知於大學孰得於一經乎朱子孰是邪夫程子朱子宋大儒也吾所尊信者豈孟子亞聖也苟猶且訾之而況程朱子邪無怪其輕詆也末乃以致知爲存乎心悟其趨於禪乃自露出本色矣斯焉遯由是觀之且不知

孰支孰離孰妄孰綴邪敢質之知格物者古本不曰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意固有在然格致乃喫緊用工處而可無明訓乎故疑有闕文闕文若如所謂格其物所謂致其知云尔然反覆體玩則誠意學之要也修身學之本也然必自格致入格物格理也理明而知至矣知至而後意誠而後心正而後身修盡觀淇澳烈文之詩之旨而其格之致之之義已具有不俟訓釋而可考知者在學者玩索之也　今觀自大學

原缺

之道在明明德至此謂知之至也其文義既自成篇（此下或有闕文）自所謂誠其意者至君子必誠其意其文亦自成章（此上或有脫簡）而其理致昭然無復疑闕此謂知本二句正是總結上文自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此引詩以明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也而格致之義亦已在其中矣（此中或有闕文）自康誥曰克明德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引言以徵明明德親民之止於至善及知止得止而以本末之義結之也但此三節似俱當在誠意章前（此前

後或有闕誤以闕格致字及闕格致章今不可考矣然知其指趣則可探其蘊奧沉之潛之當自得之也何必曰孰在前孰在後何必曰舊本是新本非何必曰舊本不當析新本不當從何必曰誠意之必在先格物之必在內而有所謂支與虛與妄與亡與離與悟云尔邪予故曰史闕文使程伯子不自禮記中取出今亦無復古古今今是是非非云尔也

程伯子以康誥曰克明德至與國人交止於信上接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下接古之欲明明德

德也其平章道也邵子皇帝王伯道德功力毋以四者類言之然有差也若降殺云尔也夫伯何可以嗣王功力何可以嗣道德學者須識邵子立言之旨則能以意逆之矣

只今聖學大明如日中天也惜王道未盡行如水行地尔而人加之以禪學肆出豈斯文之輩耶噫何偏邇達磨而不恪遵明道耶遵明道學顏也學顏學孔子也學禪而封曰學孔是駕指南車而適燕門尔吁亦在矣

人知霸非王也然難以亂道人知禪非聖也然易以亂學皞皞如也王也驩虞如也霸也博文約禮聖也明心見性禪也王霸所彼所感固自判然世雖称管晏然迹其所就安敢望伊周霸能亂王乎若禪學惟不知性也或以生為性或以心為性或以氣為性性不明故見不真見不真故學不正學者趨向苟不的鮮有不為禪所引去者故曰彌近理而大亂真近有以陸子靜為上接孟子者夫孟子親學孔子庶合顏子亞聖也盡性養氣之論仁

繼周孔君子靜已不識性更不識氣稟之性却止知心故曰心即理也而不知性即理也每云當下便是如其言則周公之夜思待旦孔子之發憤忘食皆非邪然惟生知安行為能然耳學知利行而下既無庸着力又何以便到聖人地位邪其流不至於皆定廢學不已也然堯舜之兢兢業業湯之慄慄文之翼翼者何邪又云只差些子却又不道破綻恐所謂些子者正是差處而彼不自知也觀楊簡之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詹阜之忽覺此心之復澄瑩其以心之靈覺爲性明矣此可見止知心不知性於孟子性善之説已相悖而先立乎其大者亦止言心而不言心之官思於孟子思則得之之旨亦不相投此其流弊未入于禪定邪夫子靜所見甚高如云天地未闢此理固在此即邵子所謂畫前元有易也但知靈覺以爲至道似是更不須問學則聖賢之博學詳説太偏惜分陰孔子三絶韋編者何邪夫當下便是只差些子此與禪語絶相類都是教學者頓悟矣

堯舜周[illegible]終一以時其以一[illegible]
嗟乎子靜本高今則過於高矣而何以爲獨接孟
子邪將不屑周程子邪而何以云吾明斯道邪於
乎惜哉
戰國世降楊墨之徒出邪說橫行孟子繼子思而
有甚焉不得已而爲之辯夫孟子豈好辯哉息邪
說以正人心明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子思而開來
學則孟子固有不得而辭焉者徵孟子吾其異端
矣南宋世衰佛老之徒出禪學盛傳朱子繼周程

張子而有憂焉不得已而與之辯夫朱子豈故與之辯哉斥禪學以扶世道闢周公孔子之道以嗣周程張子而詔後世則朱子亦有不得而辭焉者微朱子吾其他道矣嗟乎七篇不作周公孔子之道何以揭之中天六經四書不註周公孔子之道何以垂之後世先正云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愚亦云朱子之功不在孟下

心過理不明也身過道不明也理何以明正其心如鑑道何以明修其身如衡

在[illegible]

其明德也在[illegible]子已釋之矣

繫辭自天道言而人事具矣中庸自人事言而天理具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傳曰形而上者道也程子曰陰陽亦是形而下者此須理會

傳曰易用九老陽也用六老陰也程子曰用九純陽也用六純陰也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賦以理爲性稟以氣爲

形人物之受之天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命程子謂之造化也是已然理以成性氣以成形而其人物成矣命也

周子之圖其猶羲皇之畫乎其通書其猶文王之彖辭周公之爻辭孔子之繫辭乎觀畫則知先天矣知太極矣觀圖則知一陰一陽矣知易矣

逝者不舍晝夜不止川流若日往月来雲流風動鳥飛獸走草生木長莫不如斯也而天行尤健

識得顔子仰高鑽堅所立卓尓曾子一貫三省自

慊自欺子思率性修道大本達道孟子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旨斯可學孔子舍此便不能尋向上去優入聖域矣

易其天地乎書其帝王乎詩其風化乎春秋其天乎禮其理乎樂其政乎乾健坤順而天地位矣堯授舜受而唐虞帝矣禹繼湯放武伐而夏商周王矣文王徽后妃貞而周化矣亂臣賊子誅而天命天討行矣動容毋不敬而禮立矣玄德升聞四方風動而樂成矣

成周之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叩馬之義人非唐虞之節士乎鷹揚之太公非周之丈人乎盟津不期而會之八百諸侯非武王之貞師乎紂非有商暴殄之時日乎而箕子則有周之賓師也夫頑民貞矣義人清矣諸侯貞吉矣武王王矣紂獨夫也箕子仁矣

妹喜妲己褒姒陰干陽也泰隋陰乘陽也莽操陰傾陽也斯檜陰蠹陽也禹質安石陰蠱陽也金元陰蝕陽也是故湯王武王信陽也抑陰也漢高祖

唐太宗宋藝祖扶陽也光武昭列復陽也我

太祖震乎陽闢乎陽闔乎陽以閉乎陰也斯千百

世陽德亨而日中天也若武帝則陰柔陽也

詩三百十一篇成周之風化也而關雎其本也故

風以風雅以雅頌以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也

而皆原於關雎朝廷宗廟閭閻無遠不被也而成

周之治歸于王矣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

亦不已

堯豈不知舉十六相有舜焉豈不知去四凶凶未

著爾

程氏兩夫子未生而大學中庸之書不㬎程氏兩夫子既出而曾子子思之教始明曾子子思之教明孔子之道明也孔子之道明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行也殆歷萬世而罔墜也於戲其功大矣彼楊簡者何物而輒指摘之陸子靜有知亦必見憎曾謂曾子子思之言而不爲楊氏子所取邪

讀太極圖說則知易矣讀西銘則知仁矣

欲學孔子當自顏子入欲學顏子當自程伯子入尹氏焞亦善學程子矣

荀子云性惡言人之性皆惡也然堯舜周孔何以聖顏孟何以賢邪設改之而善也聖人性之也亦改之邪香七歲郎知扇枕亦豈改之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敬父兄人見孺子入井無不惻隱自然而然邪抑改之邪天人一也天以是賦於人何遂惡邪惡矣何以成形邪物蠢於人也何不賤生草不履生虫反哺啣環顧善於人邪性果惡邪果善

惡混邪不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荀子云禮僞也夫禮四德之一也倘僞也其仁義知亦僞矣望　大廷而自起敬尊君也遇大賓而自致敬尊賢也亦僞邪泰伯之逃荆蠻伯夷之避首陽親親也禹之讓稷契夷之讓夔龍賢賢也亦僞邪虞芮入豐見禮讓而媿歸蘧伯玉夜過公門避車而趨豈僞邪夫禮理也禮苟僞理亦僞邪

不立道學之名而道自明學自傳者蓋有其實也特立道學之名而道未必明學未必傳者徒有其

名尔何謂有其實學爲聖爲賢也收斂不容一物不媿屋漏一知一行無弗合理也一言一動無錯合道也而其學實矣何謂有其名外若君子內不離小人言必道孔孟而行不揜也而其名虛尔嗟乎韓范未聞立名而其賢實與程朱相伯仲固一代之第一流人也然近代甚至有藉虛名以售美官其人不識其反識之者亦將謂之道學歟恐非業詩書求心性者之所爲也

曾子之絜矩帝堯之執中也子思之篤恭伯禹之

祇承也而天下有不帝不王者哉

泝義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學之源者程伯子

導宋世禪學之流者陸子靜

欲定朱陸之辯斷以孔子博約之訓顏子博約之學而其異同判然矣人皆曰朱子晚年之見始定愚則曰晚年之論益精人皆曰陸氏之見猶高并禪也愚則曰學者學之便入于禪

語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允矣是言也然顏曾思孟之後天不生周程張朱子恐亦不能萬古

如長晝也

程伯子似顏子程叔子似孟子然顏子粹與生知鄰程伯子純出學知上孟子剛大而其氣浩然泰山巖巖之氣象也程叔子剛正而其氣儼然故學程伯子學顏子所以學孔子學程叔子亦所以學孟子然恐不易學

孔子顏子不用於春秋孟子不用於戰國程伯子不用於宋其人哉其天哉

陽明以小學大學不當分然事雖若一學不有先

後乎豈未卅之童即當盡心盡性既冠之士猶當灑掃乎孔子有云大學之道先正有云灑掃亦是形而上之之理中庸不曰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先正不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揚雄僭經謂之不知易可也王通擬經謂之不知書可也然文中子自是儒者若雄之仕莽則學而仕仕而叛經矣不可以儒名矣荀卿言雖有疵然獨尊孔子故謂之大醇若列禦寇若莊周言皆出於老子異端之傑然者歟然與揚其文皆不可及

而王更多格言

文必本之典謨訓誥而後可以言道獻必本之皋夔稷契而後可以言德

朱子之學蓋有本於博文約禮也陸氏之學不涉於後博文而先約禮歟朱陸之異同其在是歟

不師周孔不足以立教不友顏曾思孟周程張朱不足以力學其教唐虞之化而堯舜之道也其學濂洛之流而洙泗之源也登是禮殿而不知觀法焉抑何以教何以學哉殿在嘉定州三戟書院

輔弼不如周公不足以言攝保釐不如畢公不足以言治遺愛不如召公不足以言惠戡定不如召虎不足以言武

管仲非仁者也而曰如其仁不沒其功也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謂天下之人之不被髮左衽仲之賜也然假之者仁也匡之者伯也故孔門羞稱

先聖遺章六經四書以爲[illegible]之學者治道依歸焉以羲軒堯舜禹湯文武爲百王法以周孔爲百世師以顏曾思孟爲繼往聖以周程張朱爲開來學信

乎如日行天如水行地迥出漢唐宋之上固千萬世罔墜也　國初諸儒學誠正矣見誠偉矣但易不復古易書古文未及白儀禮不列之學官詩不附呂記春秋不錄程傳禮記不釐正漢儒之附入者猶有遺憾耳浩欲言之未果然不亟言之恐聖明未易逢也

心之精神是謂聖此非孔子之言也物有形類事有真妄亦非子思之言也子思於時尚少也若有問不以忠信不以身心顧以事物邪是豈孔子之

家學邪孔子苟有荅不以誠明不以中正顧以精神邪亦非孔子之家教也伯魚趨庭長矣且未及詩禮子思閒居遠及事物邪不必考書之非眞而已知問荅之皆非眞也六物之形類可以理推事之眞僞可以理察賢者自能喻之而何假於聖邪然所謂聖生知安行之謂也大而化之之謂也無思無不通之謂也而以心之精神遂謂之聖也則凡人之聰慮者皆可謂之聖矣心之精神虛靈不昧也身之精神一團和氣也然亦不得謂之聖也

朱子不曰孔叢子是後来自撰出者理既無足取辭亦不足觀乃宋咸僞作者夫家語孝經中多名言格言尚不取信而謂孔叢子可信邪慈湖楊氏不達聖人之學之教勦其說以爲主動以立論以聳人之聽然於性命之學無與焉祇自趨於禪定耳吁可慨也

古禮之存于今者鄉射鄉飲二者而已鄉飲禮天下遵行鄉射禮　國初令有司月朔望行之今不行久矣然鄉飲禮郡縣率以爲故事湧行之而不

足以範俗也夫鄉飲養高年尊有德也今預飲者
未必皆杖于鄉而稱鄉先生君子者不止無德無行
且有過有失多親信者舉之耳而　國家養老尊
賢之意失之遠且悖矣此恐不可不一釐正也噫
然其遵非賓也非主也禮記云鄉人仕至大夫可
約而遵諸者也又曰介所以輔主遵所以輔賓也
今郡縣每以佐貳官充之或以鄉宦充之皆非也
蓋若主者請以陪賓者也故遵之爵與大賓之爵
主之爵皆奠于堂中之北雖介之爵亦不得而並

焉其趨飲也贊賓者報遵至而主與賓及衆賓皆迎於門既拜揖遵入賓次之衆賓又次之升堂而後分請入位盖鄉官之猶在仕版偶至其家或暫居其鄉尋當復出而其德位與大賓相上下可以陪者乃請之尔三遵亦然但爵稍亞於遵賓者亦可[illegible]於吳偶倣古鄉飲禮行之賓與遵與主揖讓竟[illegible][illegible]觀者如堵焉而今皆不之考也夫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古禮之令典哉（予有請遵短啓）

分于詩經集傳學者今誦服安然呂氏讀詩記不

可不讀蓋伯恭之記朱子謂真有意於溫柔惇厚之教矣學者讀之可羣可怨之旨其庶乎故是記不可不讀也竊恐詩人之旨其傳與記未必盡得其微與故曰以意逆志然必於傳記涵泳焉

屈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怨也怨已之不得乎君而思慕也申生不得於其親繼之以經孝也屈平不得於其君繼之以沉忠也無論過不過而其心盡矣於戲此非終其身思慕其君者邪

老子勞攘列子迂誕莊子荒唐去楊墨不遠老子

謂冲列子平曠莊子跌蕩於楊墨差強

老子曾爲柱下史而知禮之節文故孔子見而問之如入太廟每事問耳夫一代之禮其節文之在朝廷者或創自武王或制自周公皆所當問故雖知亦問禮也亦入國而問之敬也而遂以爲尊老子然則問津問卜者亦遂以爲尊其人邪是老子之徒之復亦之也

老子書古既名以道德又名以經然道彼道非吾所謂道也德彼德非吾所謂德也夫道非人所

其出不得謂之道不謂之道不可與入堯舜之門德非人所同得不得謂之德不謂之德不可與望周孔之墻且曰失道後德失德後仁其旨自與吾道殊顧可以道德以經名哉不曰老子竊弄闔闢者也

今夫海其水瀰瀰其受灝灝吾知與日月並長矣

今夫嶽其石巖巖其藏穆穆吾知與天地同大矣

今夫人其德巍巍其頤融融吾知與海嶽同造矣

稽之　羲軒乎其惟堯舜乎而其道悠久矣

玩辭而知得失玩占而知吉凶故有得亡失而理明矣有吉亡凶而道泰矣謂易專爲卜筮而作豈其然與子貢見兩君執圭高卑而知修短亦何專於卜筮程子曰盡天理便是易

是心也從夫人則爲人心從夫道則爲道心

儀禮多闕文周禮多錯簡然聖人之宏綱大用微辭奧義閒此亦可仰窺其精蘊使有成周之風化彝倫其節文法度未必不可行於 今日意妄否

何人斯何心淡末宋季何時

卦爻作而卜筮生卜筮生而吉凶見吉凶見而嫌疑決三皇時風氣噩噩民生伾伾伏羲何爲特爲卜筮以作易夫羲皇之易先天之學也先天之學廣大悉備是以有聖人之道四焉何止於卜筮乎曰繼天立極開物成務不曰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見去聲

三禮之文皆古也而禮記則有非古者矣因是畏者註而釐正之敢有望於 今日朱子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

謂學大學以敬爲贅者豈以敬爲他物學者嘗别作一段工夫而非當務邪曾子不曰君子必誠其意君子先慎乎德夫意欲誠敬不主於心邪德欲慎敬不持於身邪

夷齊叩馬而諫伐商義也蓋非其君不事之心也傷商祀之不歆因不食周粟不屑就己也義也武王伐無道紂仁也蓋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之心也不期而會之諸侯有八百焉人心之歸之也仁也皆是也

伊尹對湯曰三公之事在道以言乎其行也九卿之事在德以言乎其體也大夫之事在仁以言乎其政也列士之事在義以言乎其事也疑道據德居仁由義其秩雖有四其忠則一爾如其道如其德如其仁如其義是故明君臣而不臣

不以爲臣而以爲師者聖是故有聖君有聖臣不以爲臣而以爲友者賢是故有賢君有賢臣漢以公孫弘爲賢夫武帝果賢乎宋以王安石爲聖夫理宗果聖乎　然龍逢死桀比干死紂師邪友邪臣

邪桀是以被放紂是以被伐

晉獻將殺申生重耳曰子盍辭曰吾君老矣賊及之變以取免吾君忍以恨終哉子盍去曰是惡吾君也彰父之過而取美誰復納吾哉乃自殺夫是之謂恭也或責以泰伯之節豈欲立奚齊之事覺既驗去亦遲矣

晉文返國賞亡有不及者讀宫門之書其何以應介之推論洲酬之辭其何以答舟之僑召之不來推竟焚死求之不得僑卒遁去可以考晉侯矣介

曰下義其罪上賞其奸身將隱焉用文冊曰請而得賞廉者不受言盡名至仁者不爲可以觀介冊氏矣

趙襄子之賞高赫也以禮晉文侯之賞叔狐也以六襄子其後功乎文侯其先德乎

宓子宰單父陽晝送之以釣道子賤趦邑於陽橋之欲拔綸欲投餌者驅之於魴之若食若不食者玟之而單父治蓋陽橋溝魴厚夫釣道奚止於宰

[illegible]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路教於孫祿者

孫爾

孔雀愛羽虎豹愛瓜君子不愛身乎視爾明聽爾聰言爾慎行爾謹心爾廣體爾胖斯愛身矣

豐墻墝下必崩危木風上必拔為政者不培其本一旦不支其將何以為力故三百篇之治化皆原於周南召南

柯之會要盟可負而不負拔劍可讎而不讎管仲之若信天下也而能南摧強楚北闢山戎三存亡

國一繼絕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王室尊其功不爲不大也

漢高之封雍齒晉文之赦豎鳧須也故漢將曰雍齒且封吾屬無患矣晉國曰鳧須且赦虜皆翕然安矣

傳有之鴻鵠高飛遠舉者以挾有六翮也背毛腹毳不滿尺寸無之飛不或卑有之飛不或高國家取士也將取其翮乎抑取其毛與毳乎

焚林而田無餘禽矣然有放麑者焉乾澤[illegible]而漁無

餘魚矣然有放罷者焉故獺未祭魚斂不入澤而狃一見未開罔也鳩不化鷹殺不設罻羅而肩容未開格也

終日言不遺已之憂非禮弗言矣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非禮弗動矣

樂記雖係于禮其古之遺經乎王制雖撰于漢其古之遺典乎

陸子靜幾米聯翁羞所入之門塡殊蘇子瞻詆程伊川益所趨之途逈異是豈其不相下也然子靜

乃陷于褊下若子聽不流於逞乎
申包胥因秦而請師以救楚伍子胥因蔡而興師
以伐楚皆激於義也春秋予之予甚也
五岳十二牧之服大舜其治聖治也七十二子之
服孔子其教聖教也
讀論語鄉黨篇具見孔子之教七十子也無非聖
教七十子之學孔子也無非聖學
謂周禮而非周公所制然則孰所制乎不惑乎謂
家語而非孔子所贊然則孰所贊乎不併乎

馬背旋文龜甲折象數也前二七後一六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其文圓前九後一左三右七前左四前右二後左八後右六中一其象方位也龍所呈圖也龜所獻書也拭圖而畫之卦也援書而陳之疇也羲受之文傳之易也禹法之箕衍之範也天出之聖人則之理也

葵丘人對齊桓曰君得罪於臣謂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莢爲謝故至不赦予謂桀得罪於夏臣民湯得而放之紂得罪於商臣民武得而伐之夫

誰謝故至不赦

學解牛而得養生學舞劍而得草書先正云格物之功用也然曰得心得之也牛劍雖在外所得則在內謂格物非心學邪

人謂齊桓之霸在得管仲吾謂齊桓之霸在得鮑叔

王莽而行周禮辟之賤丈夫而入廟學何有誠正實學謙恭實行王安石而行周禮辟之小人而服冠裳何有廣大心胸禮讓法度

漢不識公孫弘而以爲名相宋不識王安石而以爲名賢人君擇輔臣不難矣哉蓋君子難說小人易說

宋理宗不爲故太子審處使之失所畀將爲歸人因以爲蔡也宜矣

相府而有申屠嘉陸敬輿銓部而有范希文司馬君實御史臺而有汲長孺傅休奕本兵而有趙翁孫諸葛孔明天下有不治平者哉

石中取火陰生陽也爐中取水陽生陰也

高皇之得劉基其猶漢高之得張良乎不曰吾子
房也
予登岱嶽而見其雄覩華嶽而見其奇對嵩嶽而
見其高望吳嶽而見其秀躋灊嶽而見其麗臨江
瀆而見其長涉河瀆而見其遠俯東海而見其涵
濆北海而見其瀟汎震澤而見其沃而知天地之
動靜陰陽之闔柰何魏然邪天下之山亡不依附
焉何淡然邪天下之水亡不朝宗焉而皆原於太

孔子大聖也聖以堯舜文孔爲至夷惠君且不得並況其下者乎而韓子一則曰孔墨二則曰孔墨韓子豈不知孔子乎而曰孔子亦上同兼愛上賢明鬼韓子果知孔子乎讀墨子莊辯尒矣申商尒矣而曰孔墨必相用韓子果不知墨子乎夫和則不流同則流一於流不遷於比乎聖大矣且不能同天而欲顓蒙百姓皆同天乎愽施濟衆愛也然不有差等乎不親親乎不親仁乎天地覆載且偏愛可兼乎賢當上也上賢遵德重道也而可以當

貴[illegible]而可以[illegible]懼要之乎果賢者而可賈乎可要乎祭如在不與如不祭誠也以爲有則不見不聞以爲無則在左在右蓋陰陽之屈信也如所明不涉於怪流於誕乎嗟夫言近乎僞行近乎誣似是實非似同實異而可使之愚天下惑後世哉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夫人皆然也亦豈獨墨氏哉翟宋大夫也大夫亦尊矣然乎宋未聞其能同能愛能賢能明也而可與孔子並稱哉不惑哉

己之明德之當明民之明德之欲明物也已之明

德當明而明民之明德欲明而使之明事也然有本末有始終焉知其先後而明之也於已之明德於天下之民之明德皆底於明止至善矣觀子輿易簀子路結纓子游弦歌子賤鳴琴而知孔門之教如時雨之化物而物無不化是故顏子有是夫曾子竟得之而孔子之道傳蓋成德德成達材材達入則聖出則王於是有可使治賦者有可使爲邦者有可使南面者而其英才莫不誾誾侃侃名聞天下於時而使夫子在位七十子在職

咸視時中以爲準視大成以爲的則綏來動和于
上居敬行簡于下而其所至未必不臯夔稷契若
也史不云孔門七十子皆異能之士

延平令學者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景象愚以爲存
養得嚴密則方寸之間渾然無欲廓然無私

曰春王正月尊王也曰春帝正月尊帝乎盖所本
者歷代史也非列國史也而復曰帝可哉　阮氏
註則與春秋義異矣而何以曰帝哉

曰冲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郎無極而太極也

今夫山雲雨興焉仁也草木森焉義也宜嶽鎮別焉禮也豐境判焉知也鳥獸萃焉博也巖洞闢焉厚也梁棟共焉恭也樵牧歸焉惠也禾稼殖焉富也寶玉出焉貴也是故君子有取於山也今夫水膏沃資焉仁也清濁析焉義也高下循焉禮也淵泓鑑焉知也潮汐刻焉信也湯湯流焉勇也瀾漪渙焉文也汙潦納焉裕也波濤平焉正也窪下就焉謙也是故君子有取於水也

喜怒哀樂未發也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發也如禮

之序如樂之和未發性之本然也已發情之當然也曰不是先不是後內外一致爾然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曰仁義禮智孟子自其善端明之尔然理隱而情見也理微而情顯也即喜怒哀樂之皆中節而觀之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皆中度也不言而喻矣故是理之在人純然者仁也截然者義也秩然者禮也粲然者智也性也

二帝時如春三王時如夏若五霸時不止如秋且其景象蕭索如何得生長意思來

堯庭而有舜禹稷契孔門而有顏曾思孟君臣稱俞而聖道行師弟子授受而聖道明然道之行明也道之明行也萬世所允賴也

論語所載聖學時也一貫也大成也仁也著而爲事業可以爲唐虞孟子所載性善也浩然之氣也仁義也措而爲事業可以爲夏商周　聖學

文行學也尼父恐弟子趨末而忽本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然了得此則博約有其地矣

先正咸曰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

樂然恐情之發也出於卒然似不可言當予欲自
喜當其可怒當其可哀當其可樂當其可斯中節
矣斯可以言和矣
曰天下一治一亂則知易者莫如孟子曰以意逆
志則知詩者莫如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則知
春秋者莫如孟子於戲孟子其戰國之仲尼乎哉
韓子云孟氏醇乎醇孟子功不在禹下揚子云楊墨
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程子云孟學已到至
處孔子之後使無孟子其爲繼往開來邪

讀周禮具見文武之所以王周公之所以相者皆本於關雎麟趾讀繫辭具見伏羲之所以作孔子之所以贊者皆原於先天太極其謂非周公孔子作者豈不知周公孔子邪殆不知化不知易邪但周禮多錯且闕此無從考訂爾

語云丘之禱久矣非禱也蓋與之契合矣曰禱就其事而答之尒

或以良知爲天理既辨之矣及讀璧菴先生此以知覺爲性之明驗也之訓則其說不待辨而其繆

莫揜矣吁不亦誕乎
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圓大小不同特欲傾此於
彼尔然在太陽戕曾動即此則禪之誤不辨而自
破矣
宋末學者皆談禪然舉世知尊信程子朱子今理
學甚明顧有一二欲援陸氏以畔程朱子者於戲
程朱之學周孔之學也舍周孔將趨曇氏邪不
曰毫釐千里邪子靜儘高明但學之便是禪學者
可不慎所趨邪

問靜中有物否朱子曰只是知覺愚以爲人是亭亭當當徹上徹下之理

牛之耕馬之馳犬之守雞之別鴈之偶獺之報物雖蠢而其性亦未爲不善

涇野吕子云樂在其中謂之安不改其樂謂之利發明孔顏之仁極有分曉

伊川聘范氏女謂心豈有出入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曰此女質美心定見得亦定使有學問之功於孟子引孔子之言之旨亦能識得

蓋其心靜也

陸子靜用心於內是已然一於內學之者不得其學鮮不墮於禪者故一傳而得楊敬仲遂溺於禪矣其謬何啻千里嗟乎不由博約何能如有所立卓爾

整菴先生鑒別聖學禪學之不同至明至切高明之士猶不舍禪而歸聖將棄周孔而趨老釋邪將畔程朱子而取張陸邪吁亦左矣

趨禪者彼自習禪爾若無預于我而諸大儒必斥

之者非徒惡其墮於異端蓋豈其流於禪入於夷也入於夷殆淪於禽獸矣而何以立於世哉若五胡金元寧復有人紀哉

釋氏不識性惟識心陸子静亦然

樂軒曰儒者恬退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膚齋云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以來無有也莊子手脚巳粗是以不能有精一執中景象愚謂釋氏本莊子莊子本老子是何學術妄敢望精一執中體段列子亦然

釋氏大藏經五百四十函其言皆自莊子紬繹而成卷者衲子乃借以神出鬼沒以欺世惑民則玆論廷玄立言怪誕之啓之也其責將安歸哉周其戰國之佛乎而佛以輪廻死生恐動人以致金身玉殿遍地歷世皆然周會不得俎豆其間吁胡為乎不本堯舜文孔之道而造端貽害至是哉

甚矣古樂之難復也欲候黃鍾之氣以協元聲則遍地皆非原壤縱截竹製管築室布灰恐天地中和之音未易宣暢非達中和之極者何能與此

嗟乎泰伯虞仲南逃句吳伯夷叔齊西避首陽一不登有商一不甄錄有周千載而下有遺德焉短髮文身示不爲君其德至矣耻食周粟示不爲臣其節至矣而商不聞徵周不聞訪卒遂其高蹈以天下讓求仁而得仁垂之萬世自令人興起商末之君不足望武王不忘遠也知訪箕子矣何不訪夷齊或其時已棄首山矣然泰伯伯夷亦豈屑就已者哉盖泰伯之讓聖而讓也伯夷之清聖而清也是以孔孟亟稱之

自唐宋季世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未見有獻可替否克艱厥臣者是故世不皆熙熙如唐虞民不皆皞皞如夏商周然天下亂蓋前舜嘗儆堯矣禹嘗誡舜矣而益嘗訓禹矣周嘗戒成矣乃皆都俞吁咈于一堂而上下一德也有志於五臣九人者其尚論焉

漢三綱正以有文帝唐萬目舉以有太宗漢止於漢亦以有文帝唐止於唐亦以有太宗吁漢覇矣唐夷矣

知行合一之說更恩之不能旁通宜曰仁諸子辨之不能决也曰大學指一箇真知行與人看曰不是知行的本體其見卓矣然真知行乃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謂也知行本體乃真知者必實行實行者必真知之謂也夫見不好好色也然未與比也曰已自好了謂若好已行也豈以一見遂爲行乎倘與其人比也豈與好了者先後踐乎見不惡惡臭也然[illegible]汗也曰已自惡了謂若惡已行也豈以一聞遂爲行乎

倘不與其物汙也豈與惡了者反復屏乎目眯者見色不真然亦好矣亦謂之已自好乎鼻塞者聞臭不真然亦惡矣亦謂之已自惡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也良知也知也無不愛親敬長也良能也行也謂知行不可分良知良能亦不可分乎豈只須良知不須良能乎曰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吁親當孝我知之也然未溫凊未定省行孝其何時乎力已未竭乎君當忠我知之也然未服官未立朝盡忠其何所乎身已未致乎推之親

名山之畫一展玩間已悉其峰巒矣遂謂之已登其岑乎臨深淵之圖一披閱間已悉其瀾漪矣遂謂之已涉其涯乎曰已自寒了然寒猶在體未衣也豈一呼之而體遂暖乎已自餓了然餓猶在腹未食也豈一吸之而腹遂飽乎夫苟好善也即謂之好已行矣而仁義未見其如何由之也好果行乎苟惡惡也即謂之惡已惡矣而私欲未見如何克之也惡果行乎曰知好好了知惡惡了謂為緊切工夫蓋知好知也好了行也然知心知之也心好

之也內也好之而后行行躬行也外也行仁行義是也知惡知也惡了行也亦心知之也心惡之也內也惡之而后行行實踐也外也懲忿窒慾是也此之謂喫緊工夫然知知也行行也豈降衷之好之惡即行乎豈中心好之惡之即已乎談虎神色獨變知之真也謂已自有行在郝謂之方擾虎盩復搏虎乎皆不得而知也敢質之知知行者

明明德我明之也親民我親之也止至善我止之也明親止我之心也明欲其無不明親欲其無不

親止欲其無不止之謂至是大人之學而大學之道也此便是卽乎天理之安絕乎人欲之私心之德也何曾於事物上求何須於節文上求格致求所以明所以親所以止之理豈儀節哉學問思辨亦求是爾曰格致盡舉之矣若止是明理則止至善亦若無難者然止至善之不可能卽中庸之不可能也夫豈易哉其舜之事親堯之治民哉

古今神聖相傳之道中也精也一也純也不已也時也一貫也敬也誠也神也太極也未及乎良知

倘無庸良能特標良知雖與孟子不同則良知者列聖所不能道也何子然邪整菴先生曰此以明覺爲性之明驗也然則性不本之於未發之中乎將主之於已發之知乎成之者性乎知乎統之者心乎知乎知不大於行乎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故博學學此也審問問此也愼思思此也明辨辨此也篤行行此也愚則以爲學問之道求放心也博學也審問也愼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然孟子之求放心子

思之慎思義不相通乎而顏子之學問博文也約禮也抑將曰博博此也約約此也豈義亦相通乎吁顏子子思孟子之學之理一也或欲於求放心下濟集義亦得

或以良知為天下之大本以致良知為天下之達道夫大本謂是理未發亭亭當當寂然不動中也良知則知已發動矣心已明覺矣曾謂既發之知亦為性為中為大本乎達道謂是理已發各當其可人所共由和也致知知知也非行也端未履也形未践也曾謂欲致之知遂為情為和為達道乎豈

子思子不識良知乎不識致良知乎

陽明先生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求放心愚亦曰學問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博約

致知云者推極其知而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之所以然無不知爾今一則曰致良知二則曰致良知然知之真莫良知若也盡存吾良知使不失赤子之心充吾良知使克立大人之體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似無庸於致之云尔也況知既良矣無俟於致之矣豈孩童之良知亦復致之也乎

知愛知敬良知也及其長也私欲蔽之而愛敬不如初矣復其初其擴天理哉愛之敬之良能也及其壯也物我牿之而親長不如前矣踐其前其過人欲哉夫知知此也能能此也知當存養能不當省察哉不曰其要只在愼獨

聖人之所不能知恐亦當求知之如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天地之至必有所察亦不當測知之乎禮樂名物聖人未必生知也孔子亦嘗問禮問樂問官矣非學乎何以曰夫子焉不學乎曰不如丘之

好學乎但聖人之學與衆人之學不同禮樂名物之義之理無不精明也一問即洞然矣於作聖何戻乎盖精一堯舜之學也純文之學也時孔之學也中也而其禮樂名物無不章章也

涇野先生曰中庸明人而尊祖也愚亦曰中庸明道而昭祖也

或謂存養省察為兩箇工夫愚以為非謂存養了才去省察非謂未存養先去省察盖靜以存養動以省察同是率性同是慎獨郤似一箇工夫

子思論性原之於天也夫子論性究之於人也先後語意若一正一反耳孟子論性本之繫辭也程子論性契之中庸也理一也性斯明矣氣在其中矣而才不與焉

渥野子以顏子怒不遷樂不改爲巳到發而中節地位嘗觀顏子矣

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是率性工夫皆自家心上身上事理欲之所攸分也可不戒不懼不慎欤

無事無中無時無中無處無中中之義大矣哉

飲食自有恰好中和之味非謂美惡豐儉濃淡也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處便是獨斯不可慎乎
曰夫子問禮於老聃豈不知禮乎曰問樂於萇弘
豈不知樂乎曰問官於郯子豈不知官乎夫夫子
嘗定周禮矣正周樂矣修周官矣盡道至矣也而
聖人之心亦至大也故舜嘗好問
堯妻二女于舜事九男于舜爲天下也爲舜也仁
之至義之盡也故以天下爲已憂以不得舜爲己
憂是故前有唐後有虞矣

原缺

謂三代而下之不肖也夫堯欽明舜溫恭朱商何能企及但日親堯日親舜而不學堯學舜便謂之不肖尔故史典中不見朱商不肖之迹若象則不弟顯然矣

誠者自成成字須體認得分曉涇野子曰在心自誠在行曰道在身行其誠也在心存其誠也此可以體認矣然成者成也物之所以成也

人之德性本自廣大也（如天如地）一為私欲所累便不廣大致之使必廣大而後可以言尊本自高明也

[illegible]明一為私欲所蔽便不高明極之使必高明而後可以言尊何以致之極之故必道問學倘只尊德性則呂子曰苟欲充其道也除是禪

孔門子路為親遠道負米孝矣毋卒猶以不得復米告于尼父則生事死事惓惓在毋也非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歟是孔門之教也

論語孔門之學之教而二帝三王之道也讀得一部精則唐虞可躋夏商周可復不獨致太平也其曰半部猶云用得一半尔而非趙普所能也觀其

在宋蕭曹之儔尓至於太祖太宗授受間雖謂之不曾讀論語亦可也程公宋受命考亦各有見並存之使後有攷焉曾子曰省非不及君長即其事親孝可知其事長矣則其為人謀而忠可知其事君矣況傳習者一貫之道也故於孔子之教獨得其宗

夏商之文獻不足徵也雖能言之亦其宏經大略尓至周而其文郁郁曰從周尼父周人也云從周不有感於夏之質商之忠乎曰郁郁則其文盛矣

或以易簡或以太極比一貫愚謂易簡一貫之道

也太極一貫之理也行得易簡便知得一貫明得太極便通得一貫其致一爾

仲尼於晏嬰各只見其善亦不見其沮封乃知聖人之量之大如天

逕野子以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來而後能博文約禮而後能仰鑽瞻忽所立卓尔此便是孔門之教大學之學也

定性書云觀理忘怒可以制怒然情之發也須中節須當理則其怒始不遷却强制不得

若識得見其大則心泰便知得顏子之樂苟以爲道可樂也便不知顏子之樂所樂者何爾然則顏子之樂不可尋乎試於其下攺處求之

季文子三思於周公之思以待旦若何曰迴不同也文子之思事也情也周公之思理也道也思事與情外也私意易起思理與道內也精義益暢

問之呂子柟曰七情惟怒爲甚能不遷則喜哀樂懼皆正矣思謂皆中節矣曰五性惟過爲害能不貳則仁義禮智皆善矣思謂皆中道矣此便見顏

子作聖之學之大而其仁不違也

曾子啓手足非徒手足也若曰啓予手予手予父母之手也予未嘗不恭以辱吾手啓予足予足予父母之足也予未嘗不重以忝吾足而予克終矣蓋敬其身以無或毀傷云尔故於手足發之而其孝至矣而其德全矣

夫子之道高也其如天也堅也其如金也前也其若近也後也其若遠也或弥高或弥堅或在前或在後是以仰鑽瞻忽工夫非顏子至邃至麼不能

卓尔也然學者學之不外乎博約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斯道之不息也天不息聖人不息學者學之安得息盖斯道何嘗息

顏子語之不惰盖深有契於夫子之旨不但如時雨之化也不患不到如有所立卓尔地位

先正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又云非曾子不能作信然然學者於篇中先當識其精神命脉始可於步趨學之於動容周旋中禮上下一於敬處求之或得之矣

四科蓋因其從陳蔡而各擬其所長然亦各得其近似夫孔門諸賢衆矣若子賤子羽伯玉子若子容子思原子羔子華其賢豈下於諸子哉

顏子可以言發言悅不可以言助子貢子夏可以言助不可以言發言悅

天下歸仁謂心同理同固也然一旦己已克禮已復己到仁者地位天下如何不歸仁然周嘗以至德歸泰伯歸文王矣辟之太宰已履天官之任已坐吏部之堂天下雖大便知某爲太宰矣不以太

卒歸之而何

顏冉問仁夫子荅之不同然理一也顏子能克能復而不見人已便是仁冉子能敬能恕而不分人已亦是仁其不同就二子所至言之尓故回也可使爲邦雍也可使南面及其至也子淵之仁可以覆天下仲弓之仁可以臨天下

文質彬彬云者辟之木焉幹其質也挺然而出而豐而直也葉其文也鬱然而布而暢而茂也苟幹勝而枝不榮則文不足矣枝勝而根不腴則質亦

不足矣故末有根厚而枝不條達者亦未有枝繁而根不膏腴者故質與文孚文與質敷夫鬱之謂彬彬然質其本也文其末也

紀綱立教化行禮樂興政刑平之謂有成覆幬如天照臨如日無聲無色不識不知黎民於變四方風動之謂仁三年夫子自言尔仁度其時然也王者即聖人然夫子存神過化綏來動和恐不待三年不俟世即夾谷之會可見矣非謂俄頃乎

或以多學而識之稱夫子此未窺門地之見故於

子貢欲無言於顏子欲終日言而其學高堅矣

欲速盡從容中道見小利盡見大心泰觀之人事

曷嘗見行急而不蹶者曷嘗見圖近利而不惜

居處恭則問居渾是一團謹篤執事敬則臨事渾

是一段端嚴與人忠則交友渾是一片誠恪如何

不爲仁如何不可行於華夷

剛易立毅易守木易莊訥易忍故近仁須識得剛

不是強毅不是執木不是野訥不是鈍始得

仁者無勝人心如何克無勝己心如何伐無一點

慽如何怨無一毫私如何欲

邦有道危言危行夫有道矣言行不危可也然聖賢之心廣大也於時於言必曰吾非堯舜之言不敢陳於王前而所言皆聖謨於行必曰吾非唐虞之政不敢行於天下而所行皆聖治言必欲其聽政必欲其行危何如之其言孫非謂不言也但須存心納牖時可與言而言尔若危行則舍之即遠遯去之即高蹈尔

昔人曰知分則不克知止則不伐知命則不怨知

足則不欲愚謂不克勝私也不伐爲已也不怨居易也不欲順理也不難矣哉然亦可學仁矣

初管鮑忽從亡也倅不及爲後入計及入鮑見小白長也因薦管管知桓可長也因臣白然糾已殺矣則忽之死死主也非死君也仲之臣臣長也非臣讎也故仲尼不重忽之死不責仲之生

夫子沐浴請討陳恒欲見諸行事也上爲周中爲魯下爲孟仲季三氏夫亂臣賊子接迹當世恒倘被誅則三綱正九伐宣周自天子魯自諸侯三家

恐將不得爲大夫矣豈不欲見諸行事乎意不在三家乎曰臣不敢不告撥亂反正之心無日不汲汲於天下也

如其仁猶云如九合如一匡亦其仁亦其仁云尒功也非仁也故曰如

一貫之一即惟一之一即得一之一故精可以言一純可以言一蓋理也學至於一則無私無欲不二不三如何不貫遍得萬事然立之則中也主之則本也達之則道也原之則天也

原缺

也比干仁也豫讓忠矣晏嬰亦忠也然紂知比干
智伯知豫讓而齊景不知晏嬰
夫子非不欲隱也而終不隱非不欲仕也而終不
仕是豈接輿荷蓧長沮桀溺所知也哉
視周樂廢而去之八賢一母四乳而生之八士及
接輿荷蓧諸隱者周雖衰亦多賢矣況有夫子有
顏何子有七十子而竟不能興周也其天哉
知洒掃應對是形而上者是一貫知精義入神是
形而上者是一貫則子游之駁子夏不知本末子

晏之譏子游不知始終皆失也不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夫子天也不可升也日月也不可踰也況其墻數
仞得入者顏子尔未達一間也曾子尔獨得其宗
也毀夫子者秖自絕於天於日月於天於日月何損一
堯舜揖讓者此也湯武征伐者此也孔子著述者
此也何也中也精也一也時也門人記是於侖志
見列聖相承至孔子益明尔五美四惡其聖政之
餘乎知命知禮知言其聖學之餘乎

越椒之必滅其氏羊食我之必滅其族人先知之者聞其聲而知之也而聲則氣之發也所禀之氣薄甚濁甚故其聲遂惡人是以知之耳然聲之出氣也氣之發情也非性也人見其情之惡也遂以為性亦惡而不知非性之本然也是下愚之不移者也

鄉射禮習師遂翁嘗行之而闕黨學宮恪遵焉予行於皖郡而觀者肅容如入大廟行於吳郡而觀者起敬如見大賓行於海岱亦然然禮義之心莫

不油然以生禮能序樂能和於此可見矣孰謂古
禮古樂不可行於今哉
人言秋天高天露下霜至月明是秋水落石出人
之仰之如見其高也蓋歲將成氣自肅耳天豈高
下哉
火一也爐之則然吹之則滅嘘之若助若扶也陽
斯生矣吹之若撲若閉也陽乃伏尔陽生其春乎
陽伏其夏冬乎
日初出也辟之鉄未作器而才出爐其充若熾白

既中[illegible]所之鋏已成器而復在函其光若戩時乎初出入平視之如掩如映其色滄滄時乎既高人仰視之如射如刺其色皜皜然陽精之凝合其體千畝其陸固有南北其度固有寒暑而其照臨容有大小遠近也邪

一日於[illegible]晚循郊行見空中鵁鶄千群或引而成行或列而成隊或闔而成圓或局而成方或大而成城或小而成圍久而後散於吳邑谿行見水邊之草[illegible]花[illegible]蕚其莢其葉莫不成章亦莫不爛然之

鳥之獸之聶其羽其膚其毛莫不成質亦莫不煥然乃知道之昭著不獨鳶飛魚躍爾已也

春少雨夏大雨秋多雨冬微雨春生萬物其氣初出故雨少夏長萬物其氣已充故雨大秋成萬物其氣欲翕故雨多冬藏萬物其氣漸收故雨微然或春大雨夏秋不雨冬有雨無雪者變也皆不得其正也故堯欽若昊天

願學編卷之一終

天水鄭珩錄